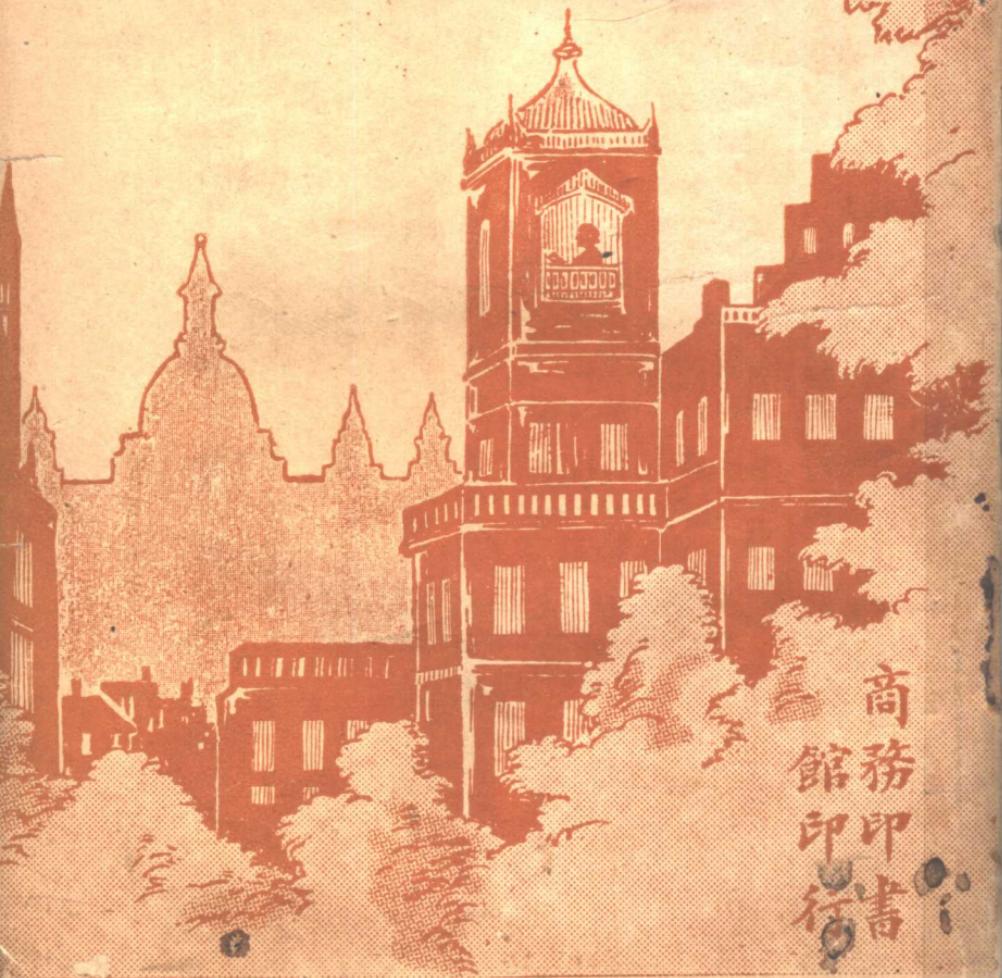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六十九編

西樓鬼語

上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西樓鬼語卷上

第一章

閩縣林紓
靜海陳家麟同譯

有美國女士柯蓮司者。至英國。寓居於逆旅中。讀報。報中登告白。覓取看家之婦。柯蓮司忽念此役。適宜於己。告白云。吾家欲得一聰慧之女士。此女士亦無須其能音樂。亦不必陪侍主人飲食。談話爲娛悅。旣不擇貌而取相片。亦不問其前此曾執何業。有人願就此館者。可至梢支路去野司克老絕近。在要克省中查姆司啓。柯蓮司累看不已。計此告白甚奇。旣不須音樂。則其人似含傷感。或鬱文類。前此曾覓得一人。不如其意。故今日覓人。乃寬其格。不

欲。苛。繩。也。且。既。不。令。侍。主。人。詎。有。二。主。人。不。能。分。侍。耶。此。二。主。人。
或。縲。或。未。娶。正。未。可。定。然。觀。此。告。白。則。甚。似。未。嘗。論。娶。者。至。索。觀。
相。片。及。問。前。此。之。操。業。天。下。之。通。例。也。而。查。姆。司。何。由。有。此。想。其。
中。必。有。故。我。今。且。往。試。之。柯。蓮。司。之。毅。然。爲。此。亦。或。以。孤。身。之。故。
思。得。人。爲。伴。耳。於。是。以。小。刃。割。取。其。告。白。且。吸。菸。卷。爐。後。以。手。自。
扶。其。頭。以。足。踐。火。爐。之。鐵。闌。凝。思。不。已。蓋。此。女。所。寓。之。逆。旅。陳。設。
甚。佳。爲。第。一。層。逆。旅。去。南。康。定。登。未。遠。爐。火。方。熾。以。十。月。新。寒。故。
然。火。以。自。取。煖。樓。外。秋。菊。未。殘。清。芬。穿。窗。而。入。屋。中。有。巨。案。案。上。
陳。早。茗。之。具。其。旁。有。菸。卷。之。合。及。取。燈。榻。上。綠。茵。臥。一。小。狗。女。此。
時。徐。起。取。鏡。自。照。言。曰。我。決。赴。彼。家。也。此。時。甚。無。聊。賴。何。妨。用。此。
自。遣。我。之。世。伯。笨。能。在。義。應。掣。吾。歸。國。何。以。置。我。於。此。毋。乃。寡。情。

即使吾在此間被禍。想老人來時。亦須拯我而出。乃起至書案報書。自叙其能。並言事皆精審。不至孟浪。果查姆司宣我者。則必至而執此役。書後加封。並書告白中之居址。加以郵票。按鈴付侍者。納之信櫃。侍者並將其食器出戶。侍者旣出。女意游移旣而決曰。聽之可也。復自念此間居處甚華。若爲人執役。則寧非自困。矧衣著雖不甚華。而價實非廉。且戒指數枚。爲值亦非賤。何爲自輕至是。蓋女之爲人。好奇而僻。卽甘爲人理家觀者。亦頗稱異。以名家之女。乃冒然爲縕夫司家。則其漫無檢點。已可知矣。此女於前一月。同其世父至倫敦。本以遊歷。來至法國。觀巴黎景物。又至比利時。更至羅馬。欲遍閱歐洲名勝。今至英國。甫一月。而美國電至。趣笨能歸。笨能之行。在女讀報之第一日。笨能所坐商船。名倭卡尼。

亞行後留柯蓮司於英。而柯蓮司心滋不懌。且見其世伯行色匆
匆。疑有不吉之事。然笨能顏色自若。又不能辨其爲吉爲凶。女之
初意。本欲從行。笨能曰。吾不一月卽來。挈汝同行。寧非靡費。不如
守候爲佳。想爾年非少。必能自愛。萬不可出而結交。爾之終身屬
我。我必能爲爾料量。果使妄交一人。則絕交良非易易。吾老謀壯
事。決無虛語。吾不久當來。挈汝遊歷。柯蓮司平日爲其世父所愛。
言無不從。此第一次爲老人所却。頗怏怏不自適。又思世父之心。
詎變易耶。於是蘊怒於心。與老人叙別時。神情殊形落寞。自是以
後。愈欲覓事自遣。而是日適見查姆司之告白。所以慨然思赴其
家。且亦好奇之心所迫。而然。然書去後。亦不留意。正於此時。有人
與女同寓。名曰溫內泊司。溫內泊司本圖詔事。笨能冀得結歡。於

女而笨能不以爲可拒不往來溫內泊司見笨能已行而女獨居則以爲可圖遂徐徐謀進身之路其始初不交談一日柯蓮司之小犬彼得亡失不可迹覓可五旬鐘女大窘已而溫內泊司抱狗還女女得狗申申而詈而小犬則搖尾伸舌似訴爲人所藏抑抑可五旬鐘者女不知狗之意嚮仍詈不已溫內泊司曰此狗出肆門之外可半哩之遠吾追而得之語後亦以手摩撫彼得曰吾識得此狗爲女士所畜故急取而歸柯蓮司爲態素慾不知自檢以笑罵視溫內泊司曰此我良伴足以悅我乃累先生爲我覓還滋可感也溫內泊司曰聞令世父行後女士得毋寂寞語時爲狀甚恭柯蓮司曰然吾平日未嘗如是之苦寂似一日可三秋也二人漸語漸見投合其旁有榻於是同坐而談可一句鐘後遂成朋友

明日女見溫內泊司似舊相識而小狗則狺狺相視似不謂然柯蓮司見此狗忤視溫內泊司大異平日情態頗以爲怪一日溫內泊司忽來約女至皇后廳觀劇且曰女士此行或老人不至於鬱怒女曰萬不至是乃挈女同行是日劇佳旣罷復同飲茗於卡魯登明日又爾彼此旣熟漸至同飯於累支又同至跳舞之會行必同出形影弗離一日與女同車溫內泊司忽稱柯蓮司爲小娘子引其手而親之爲狀頗亵女見狀卽縮其手言曰我不願如是爾當以禮自防溫內泊司曰我二人交情至此何妨礙之有且爾心中不嘗有我耶女曰是何言而溫內泊司竟伸臂抱之女益怒溫內泊司曰小娘勿忍心至此汝當知吾於第一日見爾時已愛入心坎爾今當明白宣言後此嫁我我敢立誓果得爲妻者吾當日

夕。頂禮如神明。女曰異哉。吾不知爾之家世。往來不及一禮拜。遽發此言。何其鹵莽無檢。至於此極。女力縮其臂。曰吾不能聽汝所爲。溫內泊司亦縮手。汝在車中。旣無可避。則倚於隅陬。悔恨無極。此時過電燈之下。女見溫內泊司面白如紙。目漏兇光。默不復言。少須言曰。爾言不識我之家世。爲理亦當。惟爾我旣至此田地。爾亦不能自悔其輕率。女曰。吾何爲輕率。溫內泊司曰。吾二人相聚。旣久。亦知爾心未嘗薄我。女怒極而顫。始自悔。擇交之誤。思及老人之言。心緒如潮。不能作語。而車已至逆旅門外。女匆匆下車。不興溫內泊司爲禮。直至室中。是夕輾轉不能成寐。時時防溫內泊司之不利。於己似此。人平日加面具僞爲善人。至是眞相果露。此時憤怒。世父之心已消歸無。有則甚盼其早歸。又思世父果歸必

加譴責不應與匪人爲友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何以比之匪人卽還狗之事尤極細微不應降格與之論交因思彼得一見溫內泊司卽信狺而吠然則吾之知人尙不如狗矣此人於萍水之間來訂終身之約則口不擇言可知愈思其狀乃愈懼不已旋生其鄙薄之思謂寧死萬不能失身於此獫少睡而已遲明一醒卽思溫內泊司之獰狀早餐不出飯之室中堅忍自持一不之畏顧雖如是而戰慄之念旋生又防溫內泊司訴之世父則老人知我違訓能勿加以譴訶蓋老人性質素烈不易恕人雖未嘗加之吾身而默觀老人待人未嘗有寬洪之量悔極欲泣卽謂彼得曰爾爲我招禍之根非汝吾父安識此人是日上午女下至客廳天氣甚佳人皆外出此間寂然無人女人時忽見溫內泊司據北窗而觀報

女卽回身而避。溫內泊司立至。女前遮之不聽。出言曰。吾有事奉白。女頗澀泊視之。曰。請示所言。溫內泊司怒極。則強制其聲。曰。昨日之言。曾斟酌而應我乎。女曰。何言。溫內泊司曰。昨日車中。不嘗向爾乞婚乎。奈何弗憶。女懼。曰。吾已却汝矣。此時女方引手向爐。取煖。溫內泊司則以手加爐簷。引目視之。曰。果不承爾言者。奈何。女怒甚。且作鄙容。曰。爾不吾承耶。溫內泊司如不之聞。卽曰。不過數分鍾之久。亦不願苦苦相糾纏。吾第一次相見。卽圖娶爾。以爾爲爾世父。襲產之人。故非得爾不可。女頓足不欲聽。且行。溫內泊司曰。且勿行。請畢吾詞。第二節吾仍娶爾。卽爾貧不自聊。吾亦不釋爾於懷。綜言之。爾心之允。與弗允吾必遂其願。爾亦不能脫我掌握之中。爾知之耶。吾敢立誓。爾心中之必有我。汝日來加我顏。

色激我生愛爾之心。今尙何言。顧汝勿以我爲戲。始則迷我。今乃卻我。堂堂男子。烏能甘心爲爾所弄。雖爾不自知。然已居我範圍之內。何能超軼而去。女曰。我乃入爾掌握耶。似此威嚇之詞。我詎能爲爾所服。溫內泊司立時改其聲調。曰柯蓮司。汝以我爲魔鬼也。可爲聖賢也。亦可吾敢謂此間無人似我鍾情於爾一切。汝當自思。我非慷慨大量之人。見仇而不思報者。女挺立其前。凜然無懼。言曰。吾知爾決非君子。然聽汝所爲。吾不汝懼。似汝此等行爲。直下等社會之小人。吾何爲絮絮與汝作語。溫內泊司顏色頓變。以女之數言。適搗其心病。則勃然大怒。亦不再言。女立出溫內泊司。以手自扶其頭。恨恨不止。女此時行至甬道。見架上有書。似寓己者。而筆力甚嚴重。不知爲誰。卽啓讀之。則查姆司報書也。上曰。

柯蓮司女士粧次來書已得。甚歉報書之遲遲。今請女士至梢支路試手一月。果以何時來者。恭備迎迓。唯來時須以書相示也。書中有匯票。用爲三等車之費。下書查姆司啓。女取書歸已室。旣見匯票。轉以爲趣。卽作電報查姆司。定以明日晚中至。

第二章

明日之下午。女衣樸素之衣。自火車下。至月台之上。站非闌埠。卽野司克老也。女抱狗而行。女身本非頑碩。頗嬌小。加藍色眼鏡。嚴結其髮。加以木梳。故爲樸素之妝。用白韜。忽見其旁立一苦力。視火車之開。女曰。爾非自梢支路遣來。迎我耶。語後。苦力回首視女。曰。外間有車馬奉候。卽爲女士而來。且女士尙有行囊乎。吾爲女士負之。柯蓮司出視。果有馬車。車人卽將行囊納之車中。苦力

坐女車後。女振其衣領。登車而行。而引車之栗色馬立俟已久。聞鞭聲。卽飛馳而去。馬速而車頗顛簸。風又大起。女之面。羃爲風。所煽。幾飛颺而去。柯蓮司卽呼御者勿太趣。趣然風大而聲爲風。播御者竟不之聞。車仍顛簸而前行。可半句鐘。遂奔一花園中。緣陰夾道。車自中行。暮色模糊。中已見高樓。面面皆窗。竟無燈光。外射車將近門。馬行益力。柯蓮司幾欲墜於車下。已而車止。女下誤觸階石。立蹶而暈。迨醒則在一臥榻之上。茵褥頗厚。且煖覺頭上甚輕。似無髻者。而竟不能自支。而起。屋中無燈。但火爐中炭。燄微微。照人。窗格甚小。玻璃作斗方式。外盼天光。竟似甚沈黑。窗外樹影扶疎。向窗而搖。忽聞複室中有人入戶。女問何人。顧力微。而音低。聞亦自怪其罷。見有一女。至其床外。問曰。晚來少寧帖耶。柯蓮

司曰。吾不知何由至此。詎病篤耶。何以羸困至此。語後復睡。再醒後。則燈光熒然。窗奩已下。爐火已熊熊然。柯蓮司甫張眼。而前問之女人復來。手一茶甌。中貯渴液。令柯蓮司飲之。飲訖。徐扶之臥。柯蓮司曰。眼前之景甚奇。吾何爲臥榻不起。記在門前下車而仆。想石觸吾頸立暈耶。語後復問曰。夫人爲看護婦乎。吾腦不受重創乎。女曰。然。爾病至劇。法尙可立愈。今且勿多言。柯蓮司曰。此地非梢支路耶。看護婦曰。然。柯蓮司曰。吾此來本爲查姆司先生。司家今一至立病。未知查先生之意如何。看護婦曰。先生無他言。以爾遭此危險。甚爲怏怏。餘事數日自悉。今且閉目靜息。勿問其他。柯蓮司引手自摩其頸。大驚曰。奈何盡剪吾髮。看護婦曰。少年之女剪髮可以立長。今以病故。不得已。而爲之。似無傷也。柯蓮司卽。

以面內嚮而哭。蓋生平自愛其髮。一旦盡去。又體羸不能起。不期嘁嘁而哭。於是者數日夜。尙不起床。屋中卽一看護婦。名伊梵司。老婦人也。白髮盈頭。時時按其脈。摩其項。一種慈愛之目光。大類笨能之憐。此孤女。一下午女酣睡而醒。覺體力漸復。伊梵司爲進一杯茗。及麵包。令食之。旣女問看護婦曰。吾病此幾時矣。伊梵司方理針線。聞言卽置其針答曰。吾來時在十月中旬第三禮拜日。今日爲十二月念九號。柯蓮司曰。竟至冬杪耶。似未盡然。卽以臂支床欲起。伊梵司曰。勿太自勉。汝幸不死。乃以久淹日月爲悲耶。且臥而語我。勿以憂傷自戕。女曰。有人與吾書乎。蓋吾出門時。忘示肆人以居址。則賣書者烏能覓我而授。本擬至此作書告肆人。今以病發。則吾世父之念我當何如。想老人必不計及我之遭患。

今急宜以電告之。看護婦曰。今日已晚。當俟明日。柯蓮司曰。吾彼得安在。幸尙生乎。伊梵司曰。爾問彼得是爲何人。柯蓮司曰。非人也。狗也。伊梵司曰。爾狗無恙。今密昔司。芬內克爲爾飼此狗。柯蓮司曰。芬內克爲何人。伊梵司曰。芬內克爲查姆司先生世母年事頗高。亦頗奇特。幸性至慈祥。柯蓮司曰。吾能面此老人否。且請爲吾世父打電。伊梵司曰。我不敢決。當往問之。柯蓮司曰。想無人至吾肆中送信。吾甫來時。有一皮篋。在吾臂上。自車上躍下時。此皮篋尙在否。煩姥爲我一覓。伊梵司曰。我未之見。但聞醫生克爾恩與查姆司先生扶將爾入是間。言並未得爾之皮篋。而查姆司先生將爾來書遺失。故不得爾之住址。則靜候全愈。再問行蹤。而查姆司但知爾名。並不悉爾之居址。柯蓮司唇吻皆顫。言曰。吾世父。

知我行爲。我又何以對老人語後。以手掩面悲不自勝。伊梵司曰。
爾勿戚戚。大病新痊。一觸傷感。勢且勞復。非福也。語後伊梵司出。
十分鐘後。卽歸。曰。查姆司先生欲面爾。爾其允之邪。芬內克方不
自適而偃臥。恐不能來。其詔爾多辭。吾竊以爲無當於爾。以芬內
克生平。但喜飼鳥畜狗等事。於世局不了了也。柯蓮司曰。願見主
人。請姥扶我起坐。以衾圍吾下體。至髮禿則無恤矣。今吾頂鬟髻。
然如刷物之器可笑也。因思查姆司必爲中年之上等人性質不
恒。或喜或怒。如吾世父之爲人。已而主人至。則年不滿四十。狀亦
不逾中。人貌尋常。耳鬚鬚新薙。眼光中似露猿暴之容。雖昔吐洪
亮。然頗眞爽。晤面不作寒暄。但曰。貴恙愈矣。柯蓮司曰。託庇平安。
然亦不知其所以然。先生之姓。卽查姆司乎。查姆司點首不言。此